

乡愁大理

田野小花亦生香

杨蕴慧

在我印象中，村庄就是清晨的鸡犬相闻，傍晚的虫鸣鸟语。傍晚时，我喜欢在田野间散步，看暮色中的云，轻嗅泥土和田野的清香，还喜欢观察田间的花草和植物。在村庄里散步，总是沉迷于用“识万物”来了解陌生、不熟悉的花草和植物。

暮春四月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了村庄田野。春光依旧姹紫嫣红，整个春天还在万紫千红的热闹中，但在繁花盛开的热闹张扬底下，田边野地的角落里却藏着一朵朵小花，它们在春风摇曳中傲然挺立，悄然绽放，展现出小角落里的生命之美。

走在田间小路，落日的光影铺满麦田，一抹亮眼的蓝撞入眼帘。记得这是小时候去北门外田埂上见过的小花儿“倒提壶”，它常生长在山坡、灌木丛或田间路边，也被称为“中国的勿忘草”，也有“蓝布裙”“一把抓”等多个别名，结出的果子形似一把小小的茶壶。眼前的“倒提壶”，微风中的宝石蓝在轻轻晃动，五片小小的花瓣簇拥着蓝色的花蕊，一朵一朵紧挨着抱成团，在杂草成片的野地里蓝得耀眼、蓝得透亮，像洒落在大地上的星星。

路边带刺的白色花朵，齐刷刷好似一夜之间全部盛开绽放，这是“单瓣白木香”。白色花瓣里，裹着星星点点间淡橘黄的花蕊，一簇一簇惬意享受着微风吹拂，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扑鼻入怀。淡淡的花香是田间野地独有的香，它没有栀子、鸡爪花、桂花的浓郁热烈，却清淡而久久不散。

田埂上的粉白小花朵，花苞瘦长，花苞外有着紫色的线条，每一片花瓣中间都有一个别致的“V”形缺

口，如春风精心裁剪似的，看上去是那么的特别。“识万物”之后才知是“细蝇子草”，和其他圆形的花瓣相比，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独特美。而田埂上的马鞭草，茎秆细长的紫色小花，花小而稀疏，一排排向上生长出很小很密的花苞，紫色的温柔和浪漫缀满了花顶。

突然，发现脚边还有一棵小小的油菜花，看上去是那样的倔强。我在想“你的同伴都已变成菜籽油上餐桌了，你还在这里！”它瘦小的样子，顽强坚韧地开着花，守着最后的花期。

这些随处可见的小花儿，还有很多。它们平凡微小，开出的花朵很小颜色很淡，没有花园里的玫瑰月季那么鲜艳夺目，也常常被路过的人遗忘。它们生长在杂草丛生的田野里、山坡上和田埂间，藏在一个个小小的角落里，有时被步履匆匆的行人踩在脚下。

但当你停下脚步仔细欣赏它、观察它的那一刻，总会被深深触动了。为花儿在逆境中的倔强生长而感动，无论在田边小路，还是山坡野地，娇弱瘦小的“身躯”仍傲然挺立，活得坚韧有力量。我为花儿平凡微小却默默扎根向阳而生而感动，它们不抱怨贫瘠，不羡慕繁华，静静立于山野，在无人注视的角落里努力开花，静静绽放。它们是人间最寻常的草木，也是大自然最真诚的馈赠。

农田里，新一年的播种已悄然开始。干涸的土地下是充满生机的种子，而那些开在角落里的小花儿，依旧默默陪伴着这片土地，呈现出另一种生命形态的美，朴素、坚韧、有力量。



绚烂夏花

饶国生摄



原 炼铁乡党委书记李银政说：“地震后，山石屏村的建设，大到整体设计，不同功能区的规划，小到一条盲道的铺设，村民家中的家具配置，生活用品的配备，处处体现对麻风康复者的人文关怀。这里边，凝聚着李桂科医生的心血。他心里始终想着麻风康复者，心思细，办事用心，不知疲倦。山石屏村重建的很多细节，都是采纳了他的提议来做的。比如套房的卫生间里，不仅装了蹲坑，还装了坐式马桶，就是为了方便村里的老人和残疾人。”

细节，体现了对麻风康复者的关爱。李桂科对有肢残、眼盲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无微不至地体贴。在山石屏新村重建之前，他就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比如灶台，砌得比农村柴火灶低，以便于他们坐着也能煮饭、炒菜；比如刀具，李桂科给他们装上很长的手柄，方便手指残缺的康复者切菜。还有插电板的位置，也装在康复者触手可及的地方。搬至新居之后，除了卫生间蹲坑和马桶并排之外，我还注意到厨房的清洗池位置较低，低到小学低年级学生都能使用，显然也是为了方便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在院内，随处可见有防滑槽的坡道，显然也是方便轮椅行走。

2022年12月7日夜，我和李桂科医生到山石屏村院外的峡谷中转悠。峡谷中虽是寒风刺骨，却有着清冷之美。那日恰逢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农历冬月十四，一轮圆月高悬在蓝幽幽的夜空，照着群山和河流。此时的群山，像四面围蹙的怪兽待时而动。月光下的河流闪着银光，哗哗的水声在桥上奔流激湍。我拍了两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绝美。有朋友回复说，只有山石屏的夜空才会呈现幽蓝的颜色，月光才会如此皎洁。在他们生活的城市，夜空呈现的颜色也是褐色的，像城里的钢筋丛林。我俩转头

行养院内，却是月光与灯光相映。院内的太阳能路灯有十多盏，照得见各个角落，想必也是为了方便村民。此外，花架顶棚上，也拉着彩灯，在夜里，闪烁着红、黄、蓝、绿的光，像城里的霓虹灯。李桂科说，这也是他的创意。要让山石屏的夜晚亮起来。白天是山村，晚上像城里，有点时代感。或许，这也是村民们的想法。

12月8日清晨，我在山石屏村养院内转圈，暖暖身子，抵御峡谷间早晚的寒冷。我注意到，原来的引水沟都是明沟，现在盖上了水泥板，改为暗沟。李桂科说，原来的设计有些不合理。那些老人腿脚不利索，容易跌进沟里。盖水泥板后就安全得多。此外，在台阶与场院之间，隔几十米就有个水泥斜坡，并制成锯齿状，也是为了方便轮椅上下。李桂科为了康复者们，可谓煞费苦心。在院内的西北角，有间敞篷的洗衣房，放置了十几台洗衣机，统一使用。洗衣房旁边，还有沐浴室，男女分开，洗澡也便利，极具人性化。

山石屏新村建成，可谓旧貌换新颜。从建院之初的垛木房、茅草房，再到八九十年代的瓦房，直至如今的砖混结构的新居，其间的变化，麻风康复者心里能掂量。

但是，光有新居不够，还得有村民约，还得整肃村风。

李桂科说：“山石屏村孤寡老人多，有的子女不认父母，使得那些老人内心孤独自卑。因为极度自卑，私心也很重，哪怕丁点利益受损，都要大吵大闹。他们也不讲什么面子，因为得过且过，没有做人的尊严，无所谓。他们人际关系普遍都差，一丁点利益都要大吵大闹。为了使他们能以正常的心态面对人生，面对生活，我按‘以院为家，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十六字方针管理山石屏村，要他们有家归属感。我把山石屏当作自己

的家，更希望他们把我当成家里人。我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样样为他们考虑，为他们着想，最终我的愿望实现了，山石屏村就是一家人。他们都很信任我，把我推选为村支书。”

2014年，山石屏经过灾后重建，不再称麻风疗养院，改名为山石屏村。从此，麻风村、麻风疗养院，这些词汇，成为山石屏的历史。山石屏，亦以崭新面貌进入新时代。

第十五章 麻风康复者及家属，尘埃里绽放的花朵

麻风康复者杜朝明说：“那天，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好多年没这么高兴了。吃饭的有四百多人，我们宰了四头猪还不够。游客们说，我们的饭菜可口，他们吃得又甜又香。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来吃我们的饭，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每个麻风康复者的故事，都是一部大书。

他们是不幸的，因为得了麻风病。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化疗”方案在国内推广之前，能够治愈的只是少菌型的轻度患者。即便有了氯苯砷，治愈的患者还是不多。而在化学药品进入之前，政府对麻风病的控制，只有先隔离、再治疗，治不好就郁郁而终。

在中国漫长的麻风病防治史上，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得了麻风病，孔子亦只能喟然长叹。“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得了麻风病，求治于药王孙思邈，最终没有治愈，卢照邻只能投颞水而亡。直至二十世纪中叶，麻风病仍是世界性的难题。人们普遍认为，麻风病是传染病。民间还有种说法，只要麻风病人将创口上的皮屑下到食物里，让别人吃掉，就会染上麻风病。民间还有谣传，麻风病人养的鸡下的蛋，都能传染麻风病。在洱源县炼铁山区，若是娃娃哭，大人常说：“再哭，就让麻风村的人把你抱走！”孩子就会立刻止住哭声。

可想而知，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到了何等程度？

在那个年代，得了麻风病，对个体而言，是巨大的灾难。不仅自身痛苦，整个家族都要蒙羞，遭人嫌弃。

每个幸存下来活到今天的麻风康复者，他们所要承受的压力，只有当事者能体会。



沙溪暮春曲

江琳

四月的沙溪，风大得要把人托起来了。一会儿从前面扑来，一会儿从后面“偷袭”，拂来荡去，清凉的风轻柔掠过你的面颊，拂过你的发丝，让人神清气爽。

空气里涌起一阵阵的芬芳，直往人的心肺肺腑里钻。谁也说不清这是花的香还是草的香？谁也说不出这里面混着有多少类植物香料，在春天这个染缸里隐隐发酵，又四溢飘散。看，行人的脚步也不觉沾染了几分轻盈，几分甜蜜。想张口对谁讲一讲，可任谁也无法描述这味道，画家画不出，美食家品不出，也许只有留给浪漫的诗人和多情的作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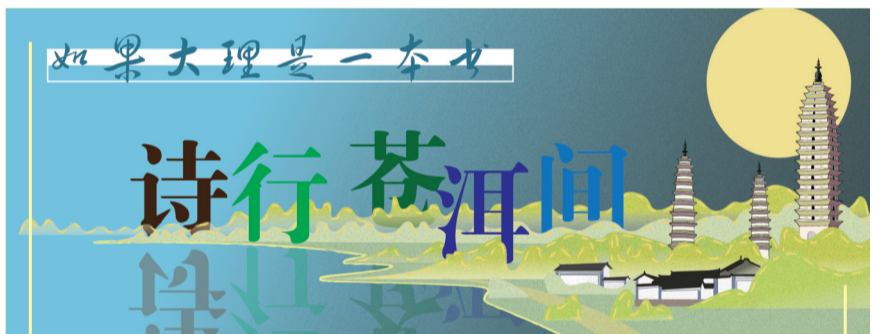
最勤劳的要数黄桷树，一边给河岸铺上金色的地毯，一边抓紧编织一

件件绿衣，把它们穿在一只只举起的小手掌里，有的小手掌还泛着粉嫩的蕊。流水和岸边垂钓的人生怕打扰这份宁静，不发一言。水面漂浮着的落叶也沉寂了下来，像在细细描摹一幅静止的油画。而地面上零落的黄叶，则像在书写一篇杂乱无章的草书，这几片摆出横竖点，那几片摆出撇捺折，写的是什么呢，仿似在诉说季节的更迭，感叹光阴的流逝。偏偏有骑行、慢跑和闲步的人不懂欣赏，反倒自顾弹起沙沙作响的音韵，奇妙的交响乐，引得岸边一丛丛鹅黄的野花也来聆听。枝头的小鸟们更是不甘落后，高一声低一声拉练起每日之歌。

不知何时，山腰处飘升起一团团淡紫色的云彩，原来苦楝树举起花束，

正在绿色的丛林上跳舞。彤红的落日恋恋不舍挂在山脚的屋顶，还不忘炫耀自己的功劳，幸好给予大地万物足够的热情，蓬勃的生命力，才会有这暖洋洋、香喷喷的收获。谁家的蜜蜂还在赶工，围着一簇簇粉蔷薇劳动；谁家的白蝴蝶还在邀约溜达，舍不得归家；谁家的鸟儿还在各忙各的，一只栖在路边，一只掠向对岸，隔着河面一唱一和，清亮的歌声，伴着溪水缓缓流淌。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草野花也赶来凑热闹，展露缤纷的笑颜。

一些愿望、一些梦想在悄悄发芽，一些期许、一些打算在静静酝酿，要抓住春天的尾巴，赶紧生长呀，要长得足够繁茂、丰盛，为盛夏的来临做好准备，才不辜负大自然母亲丰饶的馈赠。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伟

弥江百里

马一豸（明）

迢迢弥水过平川，势演长蛇一字穿。涌下榆江龙尾摆，漫驰柳岸马头牵。雾横银气来虹际，霞起金沙落鹭前。怅望德源流芳胜，当年蒙氏枕安然。

——《大理历代诗词选》

洱海之水大多从洱源来，洱源与大理的缘分，正是由弥苴河“迢迢弥水过平川，势演长蛇一字穿”来串起的。这缘分恰似深如洱海，美如洱海，久长如洱海。

千百年来，弥苴河所携洱源149条山溪与51道支流，款款而来，无怨无悔。

作者是明末举人，熟谙家乡山水风物，下笔饱含深情。可以想象诗人登高望远，弥苴河所处开阔舒展的地理形态，入海口的水势激荡与岸边杨柳依依的灵动曼妙，清晨的薄雾，傍晚的彩霞皆入画，明丽开阔、动静相宜。诗人怅望德源城，不禁遥想当年事，历史底蕴随之穿透时光而来。在其笔下，山水壮阔而不失温婉，历史厚重而不失安然。

关于弥苴河，河岸上的古树也是奇景。尤其是邓川坝子这一段，岸边老树多是滇合欢中的毛叶合欢，春夏时郁郁葱葱、深秋初冬之时五彩斑斓都只是寻常之景，到得深冬初春之时，树叶尽落，才发现这些古树顶端多长着“鸟窝”，远远看去，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一样。后有大理州林业科研所的专家解谜：人们所看到的“鸟窝”，实际上是毛叶合欢树上的寄生植物。毛叶合欢夏季开花时，其枝顶上密布淡黄小花，吸引了众多的鸟类在树顶上啄食花粉，在枝丫间搭窝筑巢。在这个过程中，鸟儿不经意间就把吃在肚子上的寄生植物的种子连着粪便一起排到了毛叶合欢树的枝干上，在合适的条件下，寄生植物的种子就在毛叶合欢树上生根发芽，长成了一丛一丛的“鸟窝”。

时间的长河悠然而过，弥苴河奔流不息，洱源发展日新月异，古人笔下的山水胜景，岁月静好，至今依旧鲜活。弥苴河古树群现存百年以上古树有3000多株，以滇合欢、黄连木居多，还有粗榧、苦槠、榆树等树种，最大树龄达800年，是迄今洱源县最大人工种植的古树群。弥苴河古树群于2023年9月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名单。

漫步苍洱大地，常感山水壮阔，家园如画，江河与历史相映成诗，水脉与文脉互通，弥苴河依旧青春，河岸上的古树，依旧青春。

（王晓云）

漾濞雪山河

李如珍

春风摇曳雪山峰 山间清流 从岩边村一线天 一纵而下

打磨美翁村弯月 煮熟小城的厨房 芦苇摇荡 石头 一洗千年 雪山河 从不用修辞 只用向下的姿势 寻找 黑惠江 与澜沧江

六月的喜洲

宇廷尧

云层堆得再高 也是苍山 知了在百年老宅门口没完没了地叫 池塘里的睡莲红得安静 马拖着花车 在田埂上踉跄 它骄傲 因为脚下的土 比人老实

风吹过田垄 带着一点土腥味 还有未翻的麦茬 晒裂的豆荚 水漫过腰的秧苗 有人来 有人走 古镇青瓦不记名字 云在苍山顶上 堆了又堆 一年年 都是同一个六月